

荆楚文坛作家文库（第三辑）

jingchuwentanzuojiawenku

幸福魔方

xingfumofang

刘凯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刘凯，原名刘楷。1966年12月出生，湖北省阳新县人。高中毕业后，在一家国营煤矿工作。目前在南方打工。

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1993年，小说《工伤后》、《一对怪人》、《外一篇》获《芳草》全国精短作品大赛优秀作品奖。同年又以散文《故乡的小河》获得第二届冰心杯征文优秀作品奖。1996年获《惠州文学》优秀作品奖。南方打工期间，在《佛山文艺》、《惠州文学》、《江门文学》等文学期刊发表多篇（首）小说和诗歌。

一 午夜枪声

1

“砰！砰！”午夜的铜碌山矿区突然响起两声枪声，整个矿区瞬间沸腾起来。

“‘看门狗’开枪打死人了！”老四摸了摸倒在血泊中的老三，惊惶失措地大喊。“看门狗”是他们这些依靠偷盗铜矿石谋生的农民对守护铜矿武警的蔑称。老四希望他的呼喊能唤来别人的帮助，但同他兄弟二人前来盗矿石的同伙如惊弓之鸟，一听到枪响，都自顾自地逃了。

这个夜晚对程和平来说，是个不眠之夜。被枪杀的农民抢救无效，死在了医院里，他作为铜碌山矿的董事长，对武警枪杀农民事件有着不可推御的责任。但是，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他调用一个排的武警部队守护铜矿，是经国务院同意特批的，这些武警也确实对偷盗铜矿者起到了威慑的作用。可现在死了人，他觉得要改变企业的管理方法了。

第二天，县公安局抓捕了同死者老三一起盗铜矿的老四。程和平主持了铜碌山矿紧急会议。死者的家属和闹事的村民几次想冲进会议室，都被武警拦在门外。

面对这些愤怒的村民,程和平有些焦头烂额。在会议中,他说:“本来,为了制止村民来偷铜矿石,我们调用了武警部队,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但现在出现了误伤人命的事件,我们的管理方式必须有所改变。因此,我决定采取非常手段,停止收购所有铜矿石。这样,铜矿石没有销路,村民即使偷了铜矿石也卖不出去,就不会再来偷了。各位不妨说说自己的意见。”

说到这里,程和平将目光投向他的老搭档杨新。身为总经理,杨新对全矿的经营情况是清楚的,他担忧地说:“这几年,乡镇铜矿业发展得很好,生产出的铜矿石都是卖给我们的,也推进了我们公司的繁荣发展。董事长的想法虽然能解决偷盗的问题,但肯定会影响我们公司的经济收入。但考虑到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还是同意试行。”

总经理没有异议了,董事长的想法自然是决策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就误杀事件做出善后处理。程和平环视了一下全体到会人员,说:“大家讨论一下吧。”

有人说:“还是按工伤事故作些赔偿吧。”有人说:“这样只会助长那些偷盗国家财物的人的气焰。”还有人说:“如果不处理好,死者家属肯定会闹事,矿区的安全保卫工作就不好做了。”

听到大家的议论,程和平这才说:“待这事处理好以后,再撤消武警部队吧。现在可以让死者的家属进来同我们商量善后事宜了。”

死者的大哥是本地的一位土律师,人称柯老大,他刚进会议室,便和铜矿的人展开了一场辩论,双方都争论不下,柯老大最后说:“我家老三盗取国家财物确实有罪,但罪不至死,如果打官司,我肯定能赢。我今天在这里是讲理,但我不能保证我的家人不对有关人员采取过激行为。我这就回去起草上诉材料,我们法庭上见。”

柯老大走后,程和平将此事上报给了国家冶金部和国务院,引起了关注。上级领导向地方政府指示:“国家财产不容侵犯,地方各级政

府必须支持程和平部长在铜碌山的工作,对偷盗国家财产事件要从严处理。”

在法庭上,柯老大无法洗脱老三的偷盗国家财产的罪名,便将责任推到开枪打死人的武警身上。

审判长说:“守卫国家财产的人要是也有罪,那谁还敢为国家出力?为了国家的尊严,我对四月十二日在铜碌山矿区发生的武警枪杀盗矿者柯老三事件做出如下判决:柯老三在武警鸣枪示警后,仍不放下国家财物,其偷盗行为非常严重。他被值班武警误杀,任何国家机关和有关人员都不负任何责任。特此宣判。”

柯老大对此判决不服,又向省级人民法院上诉,仍维持原判。柯老大没办法了,只有到殡仪馆认领了保存近两个月的老三的尸体。程和平为柯老大报销了柯老三死后的相关费用,柯老大很是感激地说:“早知国家的东西珍贵,我何苦要去打这场官司呢!不是程总帮忙,光是办老三的丧事,我就要背一身债了。”

程和平说:“死者虽然可怜,但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柯老大就节哀吧!”

事件处理完后,程和平略感轻松了一些。此时,他又要去办公室接待几位本地小铜矿的矿长。程和平停止收购铜矿石以后,这些小铜矿生产出的铜矿石失去了销路,矿长们只有来找程和平说理。

程和平刚走进办公室,就被四位小矿主围住了。

“大家都坐下说话。”程和平坐下来,“欧阳矿长先说吧。”

欧阳洪林是山晚乡陈家湾村的村支书,他发动群众自筹资金,开了一个股份制小铜矿,头两年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村民们都跟着发了些财。现在这条发财路断了,欧阳洪林无可奈何才来找程和平。“程老总,你为何突然不收我们的矿石了?”

“这是国家机密,我不能告诉你们。”程和平说。

“那不就要天下大乱了吗？”欧阳洪林忧心忡忡地说，“你们不收我们的矿石，将会有多少人要失业？多少个家庭要破产？程总，你是国家的高级干部，可不能失去整个铜碌山地区人民的心啊！”

程和平盯着欧阳洪林，许久才说：“天下大乱后，才能实现天下大治。现在我们这么做，是为了以后大家都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这种局面不会太久，最多两三年就会改善。”

“我们能撑过这道坎吗？”欧阳洪林皱着眉说，“我们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将要变成先毁掉的人了。”

程和平严肃地对剩下的三个人说：“你们谁还有话说？”

“欧阳支书已说过了，我们就无话可说了。我们也走吧。”欧阳洪林的下属、陈家湾村的村主任陈能知道是无法说服程和平的，即起身告辞。

四人垂头丧气地走出程和平的办公室。陈能跟着欧阳洪林在村里工作了多年，虽然他跟着欧阳洪林办铜矿也赚了不少钱，可早有取代欧阳洪林、自己当村支书的想法。这两个月里，大多数小铜矿被迫停产，而欧阳洪林一意孤行，借用了村里刚刚收取的乡村二级统筹款一万多元，才使铜矿能够维持生产。只要欧阳洪林无法将这笔提留款上交给乡政府，他就会被免职，到时候，陈能自然就要取而代之了。

在回家路上，陈能和欧阳洪林一前一后地走着。陈能试探着说：“老欧阳，这下可都完了。我们用了提留款，还不上话，都要开除职务呢！”

“不至于吧。”欧阳洪林说，“不就是一万多元钱吗？我去找我妹夫，他还没建新房，该拿得出这笔钱。”欧阳洪林的妹夫陈浩也是陈家湾村人，在乡工商政管理所当所长。

陈能说：“陈浩是拿得出这笔钱，可眼下这个局面，真不知他愿不愿帮这个忙。”

欧阳洪林笑了笑，心想，陈浩会眼睁睁看着我免职吗？可口里却

说：“老陈呀，要是我真被免职了，也不会将你拖下水，到时你就安心地接我的班吧。”

“老欧阳到现在还这么乐观，令我佩服。”陈能说，“要真有那么一天，我一定将你家奇子提到村里来当团支书。他才高中毕业，需要锻炼，以后好接我的班。”

他们回到陈家湾分手时，已是午饭时间。陈能顾不上回家吃饭，直接去了陈浩家里。

陈浩这天在家休息，妻子欧阳梅子刚刚将饭菜端上桌，见到陈能，忙说：“你好久没来我家了，快陪我家老陈喝两盅。”

“真是来得好不如来得巧，正有些话给兄弟说说呢。”陈能说。

陈浩和陈能是同宗的叔伯兄弟，未出五代，血源关系还是很亲的。他就说：“有话直说。”

“你家霜梅和红子呢？”陈能问。

“他们都到他舅舅家去了。”陈浩说。

“听说霜梅与奇子订了婚，有这事吗？”

“没这么快！”陈浩笑着说，“奇子高中毕业时，为没考上大学感到苦闷，到我家住了半个月，两个孩子好像有点意思。要是有媒人从中说说，也就差不多了。”

“兄弟，难道你还没看清眼下的局势吗？老欧阳家就要破产了，你家霜梅可是全乡一枝花，要是配了奇子，岂不要受一生的苦？”陈能说。

陈浩夫妇也听说全乡的铜矿都破产了，听了陈能这么一说，都吃了一惊。陈浩说：“我哥这两年混得不错，怎么会破产？”

陈能说：“欧阳洪林前两年是发了些财，可今年全赔进去还不够呢！要是有人上告欧阳洪林私自挪用一万多元乡村提留款，他只怕还要坐牢。”

“真没想到我大哥家败得这么惨！”陈浩摇头说，“要是我霜梅配了奇子，真要吃一生的苦。”

陈能知道他的话起到作用了,又说:“听老欧阳说,他想到你家借一万块钱还债呢。兄弟勤俭了一生该存了几万块钱,帮帮自家兄弟也是应该的。”

“现在建一栋小楼房要一万多,”陈浩说,“家里是有一万多块钱,要是给我哥了,我家还建不建房呢?我的钱借给了他,还不知他何年何月能还上呢?那不是有去无回?”

吃饭的时候,欧阳梅子叹着气说:“我哥家怎么说败就败了呢?要是霜梅能同奇子结婚,亲上加亲该有多好,眼下他家这样子,我真不忍心让霜梅去吃苦!”

陈能听出了欧阳梅子的心声,就说:“近亲结婚是犯法的,而且对后代不好。”

“这你就不明白了。”陈浩说,“奇子不是我哥亲生的。难道你记忘了二十年前的那个胡子长?当年秀是想配胡子长的,没想到他是个落网的右派,就没配成,可秀又怀了孕,不得已才嫁给了穷得没钱讨媳妇的洪林。”

“没想到这里还有段故事。”陈能说,“胡子长当年是工作组的副组长,我见到他都怕,怎敢同他交往?当然不知道这些。”

吃过午饭,陈能直接去了乡政府找乡长汇报工作。乡长叫陈正,应该还在家里。陈能在乡政府没看到人,就去街里买了五斤苹果,上了陈正的家。

陈正瞄了他一眼说:“有么事?”

“我想给陈乡长说说我们村里的事。”陈能说,“欧阳洪林私自挪用了村里的一万多元乡村二级提留款。别的村都完成了任务,唯独我们村不能完成,这事陈乡长管不管?”

“这个欧阳洪林好大胆!”陈正看了陈能一眼说,“你坐下说。”

陈能将苹果放在客厅的茶几上,坐下说:“他一心想着开铜矿发财,哪管村里的工作?他将一万多元的提留款投资到铜矿里去,现在

铜矿破产,这一万多元钱也就打了水漂。”

“我原来觉得这个欧阳洪林是个可以办大事的人,没想到他也有干蠢事的时候。”陈正有些气恼地说,“现在就是撤了他,谁又愿接他的烂摊子呢?”

陈能说:“我当了多年的村主任,欧阳洪林撤职,只有我接任了。我上任后,一定会想办法收齐提留款。要是收不到这笔钱,我就用自己的钱拿出来。”

“有你这句话,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陈正说,“可你们村的村民已交过这笔钱,你再去收钱,他们愿意交吗?”

“现在我们村每家都在铜矿做事,赚的钱要比种庄稼多十几倍。我要是按国家政策,从这里收个百分之五的所得税,就要多收十几万。只要陈乡长支持我,我一定收得到这笔钱。”

“这笔税能收就收,不能收也不要乱来,不要激起民愤。”陈正严肃地说,“眼下只要你能收取一万多元的提留款就不错了。你接任村支书的事,还要乡党委讨论通过,你回去就先代理村支书吧。”

陈能达到了目的,非常开心。为了再给欧阳洪林施加压力,他又想出了发动村民向欧阳洪林讨要工钱的办法。回到家里,他喜不自禁地对老婆说:“我升官了,今晚多做几个菜庆贺一番,我去请村里的几个干部来喝酒。”

陈能找的第一个人是陈晓东。陈晓东生得人高马大的,他想说动陈晓东带一班人到欧阳洪林家讨要工钱。而陈晓东并不是个不明事理的人,现在虽闲在家里无事可做,也为村里铜矿破产的事而感到苦恼。他了解陈能的来意后说:“欧阳支书家也很困难,听说他早背上一身债了。我们去讨要工钱,这不是逼人家吗?”

“我是看到大家是同村的,才关心你。”陈能假惺惺地说,“老欧阳家不管怎么困难,也比你家富有。要是村里人不去讨要工钱,怕以后真讨不到了。”

陈晓东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点了点头。

陈能见陈晓东被说动了,便说:“你要是能带着村里的兄弟讨回他们的工钱,就是为大家做了一件好事。”

“我会的!”陈晓东说着出门,“我这就找人去。”

2

傍晚,欧阳洪林送陈霜梅回家。他想借着这个机会,说出向陈浩借钱的事。他还不知道陈能在他背后做的那些小动作。

欧阳洪林刚进陈浩家门,陈浩就皱起了眉头。他当然知道欧阳洪林的来意,就岔开话题问霜梅说:“你弟呢?”

“红子好像相中了田细英。”陈霜梅笑着说,“他还想在舅妈家玩两天。”

“这小子,他姐还没结婚,他倒想要自己先结婚了。”陈浩说,“你回房去,我同你舅说些事情。”

欧阳洪林在陈浩身边坐下后,先谈了铜矿倒闭的事,然后才开口借钱。陈浩说:“哥,你借一千几百的,我还拿得出来,你一开口就要一万多的,我真的没办法了。家里的一万多块钱是准备建新房用的,红子也到了快结婚的年龄,我总不能让他在这破屋里结婚吧?”

欧阳洪林气愤地说:“你不帮我谁帮我?铜矿破产了,我的村支书也当不成了。这不是将我往死路上逼吗?你真忍心看着我被逼死?”

“你当不成村支书就要去死?”陈浩说,“那全村两千多没有当村干部的人不都得死?我说不借钱就不借钱。”

“那你这意思是也不想让霜梅嫁给奇子了?”欧阳洪林说。

“你还有钱为奇子与霜梅办婚礼吗?”陈浩说,“我不愿霜梅嫁到你家去吃苦,你今天说到了这话,我也将话挑明,奇子要想同霜梅结婚,除非你家能在三年内翻身,不然我就把霜梅嫁给别人。”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欧阳洪林气愤地站起身，指着陈浩的头说，“就算我家翻了身，也不会要霜梅做我的儿媳妇了。”

欧阳梅子这才从厨房里出来说：“哥，你借钱就说借钱的事，拿两个孩子出什么气？霜梅听到你们争吵都流眼泪了。我家老陈说的话不算过分，哥说的话才伤人心。你也替我们家想想，你家早就住上了楼房，我们家好不容易存些钱建房，你又来借钱，你这不是为难我们吗？两个孩子还小，能走在一起是他们的缘分，不能走到一起，你也不能怪我们。霜梅还不到二十岁，你不要以为她离开了奇子就不能活了。”

欧阳洪林说：“你们不仗义，反说我说话伤人心？好！我们两家的关系就到此为止，望你们家大富大贵！”

“哥，你今天的心情不好，我也不留你了。”欧阳梅子送欧阳洪林出门，“过几日我回家，让我嫂评评理。”

这会儿，陈霜梅才从厨房里溜出来，瞪着陈浩说：“爸，你也太过分了，家里有钱你不借，我舅舅肯定气恼。你既然不想借，为什么不说没钱呢？”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欧阳梅子说：“你现在就向着你表哥，还真相中他啦？你舅精明着呢！你以为骗得了他？”

陈霜梅不说话了。陈浩默默地瞧了女儿一眼，说：“你妈问你是不是相中你表哥了，你怎么不说话啦？”

“我不知道，反正我跟他在一起很开心。”陈霜梅说，“我表哥一表人才，有多少姑娘都想他做男朋友呢！”

“一表人才能当饭吗？”陈浩开导着女儿说，“现在选女婿，先要看人家有没有房，再看人家的人品。现在你表哥家背着一身债，房子很快是别人的了，要是哪个姑娘嫁给了你表哥，以后没有房子住不说，还要跟他受苦。以前你想跟你表哥好，我不会拦你，现在我将利害关系说明白了，你还要跟你表哥好，那你真是个傻瓜。”

“爸，你嫌贫爱富。”陈霜梅很不满地说了。

“现在谁又喜欢穷人？”陈浩说。

欧阳梅子接过话头，说：“我们家霜梅不傻，知道我们是为她好，会想通的。”

欧阳洪林气呼呼地回到家里，老婆陈秀见他黑着脸，知道他没借到钱，就说：“不借钱给你也不留你住一个晚上，让你摸黑回家。”

欧阳洪林连说了几句“真没想到”，半躺在他常坐的竹靠椅上，饭也不想吃了。要是他跟其他铜矿一样，在国营铜碌山矿拒收矿石之时就立刻停止生产，他家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他闭上眼，悲哀地叹了口气。他儿子欧阳奇喊了他两声，他才睁开眼睛，说：“奇子，我们家面临绝境了，都怪我，不识时务啊！两年前你为没考上大学苦闷烦恼时，我还劝你说，要是人人都考上了大学，又有谁去种庄稼？又有谁去开铜矿？现在真后悔啊！我当时是有私心，想将你留在身边，帮助我发家致富。其实凭你的成绩，再去复读一年，是可以考上大学的。你不会恨我吧？”

“我怎么会恨你呢？”欧阳奇说，“我想了很久，上海的宝钢每年都要在国外进口大量的铁矿石，这说明我国的矿产资源还不能满足国内生产的需要。铜碌山铜矿不收铜矿石，并不代表全国所有的铜矿都不收。”

欧阳洪林说：“我去找了铜碌山矿的矿长，他说目前国营铜矿不收我们的铜矿石是暂时的。真要是这样，我们家以后还有翻身的机会。可眼下怎么办呢？每天都有向我要债的人，我恨不得躲到矿井里去。”

“爸，不就是铜矿卖不出去吗？要是铜矿石卖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欧阳奇说，“我还真不相信，离开了铜碌山，我们家就不能活了。”

“话是这么说。”欧阳洪林说，“可我又不知到什么地方可以卖掉铜矿石，你说怎么办才好呢？”

“卖铜矿的地方，肯定是有色金属冶炼厂。上海每年都要到国外进口大量的铜矿石和铁矿石，我不相信他们就不要我们生产的铜矿

石。”

欧阳洪林兴奋地望着儿子说：“没想到你还能够开导我，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真没白供你读书啊！要是你能上大学，不知会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爸！你不要夸我，我只是说出我的想法，还没办成事呢！”欧阳奇说，“等我们家真的摆脱困境了，爸再夸我吧！”

“奇子，我们家想翻身，只有指望你了。家里还有两千元钱，我希望你拿着这钱办出一件漂亮的事来。”

陈秀站在一旁，感到他们父子已同心办事，便高兴地说：“奇子，你可要争气，你爸将所有家底都拿出来了，你办不成事，就对不起全家人了。”

“我相信奇子会办好的。”欧阳洪林站起身说，“吃饭去。”

陈能家里酒菜已上桌，他宴请了村里的陈会计和陈晓东。这陈会计叫陈刚，在村里干了大半辈子了，大家都叫他陈会计，反而没几个人记得他的本名了。陈能上任代理村支书不是村民选举上的，名不正言不顺，他只能在村里元老陈会计身上做文章。只要得到了陈会计的认可，陈会计再做些宣传工作，他这个代理村支书就可以行使村支书的职权了。陈晓东不是村干部，但陈能要想坐稳村支书，必须完成国税上交任务。陈能让陈晓东负责收税工作，陈晓东转眼间变成了脱产的村干部，自然愿帮陈能干。

陈能说：“欧阳洪林私自占用乡村二级提留款，被乡党委撤职了，我这才被任命为代理村支书。今天，你们能来我家吃饭，就是支持我的工作，我很感激你们。以后，陈会计代理村长一职，陈晓东就是治保主任了，只要我们三人协作同心，就可以做好村里的工作。不过，乡政府也给了我一个任务，要求我们收取矿产税，国家政策是百分之十，但陈正乡长说了，只要我们收得到，乡政府只要百分之五的税收款，其余

的百分之九十五可作为我们村干部的工资。这可是件大好事,我们当干部是为国家工作,同时也是为自己工作。国家政策准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当干部的也应该是这一部分人。”

陈晓东听出了陈能的弦外之音,但他有些怀疑国家矿产税的合理性,就说:“现在全乡的铜矿都破产了,还怎么可能收到这矿产税?”

陈能瞄了陈晓东一眼,说:“我们村开铜矿已开了两年多,那些开矿的人都发了财,矿产资源是国家的,他们得大头,国家收百分之十的税收还不应该吗?今年的税就不收了,就收前两年的,前两年我家也发了财,这钱我也得出,我要以身作则。”

陈会计笑了笑说:“那也没必要,乡政府的指标是百分之五,陈书记家就按百分之五上交吧。”

“你是一村之长,你说了算。”陈能望着陈会计也笑着说。他和陈会计是在演戏,想哄着陈晓东上他们的船,否则他这个代理村支书一天也干不下去。

但是,陈晓东任不相信他们,说:“欧阳洪林任村支书的时候,并没有矿产税,提留款只是按年收入的百分之五收取的,现在我们这样搞,有什么根据呢?”

“肯定有根据。”陈能只有硬着头皮说,“前几年,省政府早就下达了相关文件,农业税里增加了江堤维护费、民训费、人头税,可欧阳洪林不愿执行,因此,他任村支书时收的二级提留款就很少。不然,乡政府也不会因他占用一万多元钱提留款的事,而撤了他的职。”

陈晓东说:“老欧阳被撤职很冤,他是为了维护广大村民的利益啊。”陈晓东基本明白,国家农业税的税率是每个农户田地总收入的百分之五,而并非每个农户家庭总收入的百分之五。他虽不愿欺压村民,但也不愿让陈能这种人当村干部,因此,他只好潜伏在陈能身边,待时机成熟时,再扳倒陈能。他接着说:“那我以后就全力支持陈支书的工作了。”

陈能以为做通了陈晓东的思想工作，说：“晓东兄弟的家庭也困难，当几年干部后会脱贫的。我相信你在青年人中的威望。”

吃过几杯酒后，陈晓东端起酒杯说：“我敬陈支书一杯，祝陈支书步步高升，官越做越大。”陈晓东心里却在说，愿陈能早日垮台，免得全村人受你的祸害。

陈能高兴地说：“我们彼此祝贺！”喝过酒后，他关心地问：“晓东兄弟也到了结婚的年龄，该找个对象了，不知你有意中人没有？”

陈晓东笑着说：“我家这么困难，哪个姑娘愿嫁到我家？”

陈能说：“现在好了，你已是村干部，家庭困难不是问题了。你今后跟着我干，不愁没钱。你看欧阳洪林的儿子欧阳奇，村里多少姑娘望着他，就是因为他家里有钱，陈浩的女儿陈霜梅是我们乡的一枝花，陈浩就希望陈霜梅嫁给欧阳奇，还不就是因为老欧阳家有钱吗？现在欧阳洪林破产了，陈浩立即改变了主意，要陈霜梅同县农业局长的儿子谈对象。”

陈会计说：“我也不愿将我女儿嫁到一个穷苦人家去。”陈晓东说：“我看陈霜梅不会听陈浩的，我知道霜梅并不是看中欧阳奇家有钱，而是因为欧阳奇的确很优秀。他是我们乡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很佩服他，也很了解他，他家不会永远败落下去的。”

吃完饭，陈能对陈晓东说：“晓东兄弟，从明天起，你就要担起你的责任。”陈晓东说：“支书放心，你指到那里，我就冲到那里，我也希望我家快快过上好日子。”陈能满意地笑了。

两天后，陈浩买回了一套红色的连衣裙放在陈霜梅面前，说：“好看吗？”陈霜梅穿上身试了试，说：“爸！你真好，这裙子用了不少钱吧？”

“用了我两个月的工资呢！”陈浩说。

“这么贵！”陈霜梅说。

“为了我女儿能嫁上好人家的，为了我女儿能过上幸福生活，贵也值

得。”

陈霜梅听出来陈浩意思了,说:“爸,你是要我穿上这裙子同县农业局长的儿子处对象呀?”她见陈浩点了点头,便说:“我不穿这衣服了。”她随即换上她的白的确良上衣和绦纶长裤,气呼呼地跑出门。陈浩无奈地摇头。

而此时,欧阳奇已准备好了行李,走出了家门。欧阳洪林望着将要离开家的儿子,语重心长地说:“奇子,我的全部希望都放在你身上了,望你尽快找到铜矿石的销路。”

“爸,你放心吧!你也不要躲躲藏藏了,不就是铜矿石卖不出去吗?等我找到销路后,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以后还有人问你逼要工钱,他们要怎么样,就让他们怎么样,待我回来后再说。”

“好!你放心地去吧!”欧阳洪林点头。

于是,欧阳奇提着手提箱,踏上去上海市的人生旅程。

二 千里相逢

1

傍晚,太阳渐渐落下了地平线,天空中钻出几颗星星。上海市街头的路灯也一盏接着一盏地亮了。上海市火车站的人流如潮水般涌动,这让刚走出火车站的欧阳奇有些不知所措。他还是第一次来上海市,对一切都感到新奇。

人群中,有不少人双手高举着“xx宾馆”、“沿河小居”、“海滨客店”等招牌,招揽着旅客前去住宿。

欧阳奇担心上当受骗,便沿路问了几家旅馆的价格,一直走到街尾时,看到了一位年轻的女孩儿。她身着天蓝色的连衣裙,将一个写着“沿河居”的白底红字招牌立在地上,显得与众不同。她一直注视着欧阳奇,却并不像别人那样上前招揽。当欧阳奇的目光与她碰撞后,她才朝前走了几步站住了,双手将招牌轻轻地护着,依旧不主动说话。欧阳奇从来没被一个这么优雅的女孩儿注视过,心想自己反正是要找旅社的,不妨问问她。

“先生,”女孩儿的声音很甜,“你住旅社吗?”女孩儿介绍了旅社的位置,说那里的条件和环境很好,而价格又十分合理。

欧阳奇有些疑惑:“你怎么不像别人一样举招牌叫喊来招揽客人